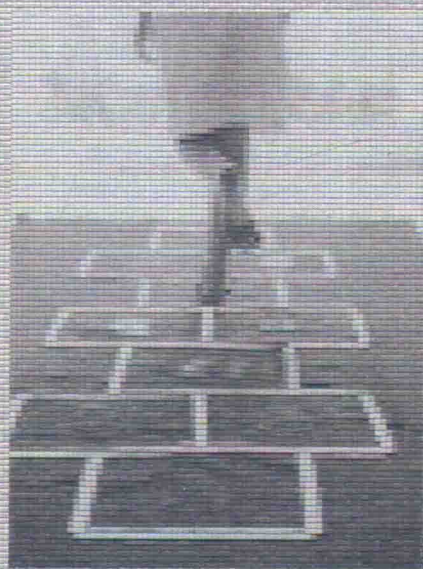


李子胜中短篇小说集

W O M E N Z U O G E Y O U X I B A

我们 做个游戏吧



曾经以为十分熟悉，熟悉这里的街道、空气、人
可是，步入中年后
我才发现，我对故乡，是那么陌生

李子胜·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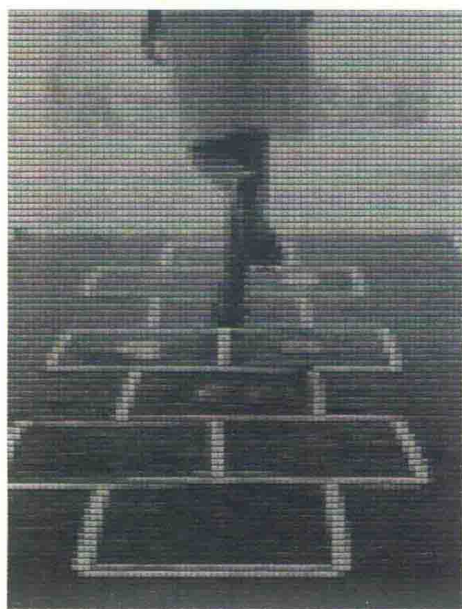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李子胜中短篇小说集

O M E N Z U O G E Y O U X I B A

我们 做个游戏吧



曾经以为十分熟悉，熟悉这里的街道、空气、人
可是，步入中年后
我才发现，我对故乡，是那么陌生

李子胜·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们做个游戏吧：李子胜中短篇小说集 / 李子胜著 -- 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7.5

ISBN 978-7-5306-7258-7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5355 号

责任编辑：郭 瑛

特约编辑：陈长明

封面设计：佟 玉

出版人：李勃洋

出版发行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：300051

电话传真：+86-22-23332651（发行部）

+86-22-23332656（总编室）

+86-22-23332478（邮购部）

主页：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：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：208 千字 印张：9

版次：201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3.00 元

目录 | CONTENTS

- I. 告诉我你是谁 /001
2. 我们都是市头人 /018
3. 时尚一种 /066
4. 恍然遇见 /077
5. 我们做个游戏吧 /092
6. 思家坨 /107
7. 锁春记 /129
8. 附近的人 /148
9. 夜行 /160
10. 海鸭谷 /178
- II. 最爱娘亲 /250
12. 老冯的谢幕 /267
- 后记 /276



告诉我你是谁

五年以后，当杨青得知金雨被判死刑的消息，震惊之余，她的回忆自然从这里开始：

博士考试终于结束了，杨青走出校园的那刻，心里忽然涌起一阵失落。这种失落不是因为考得不好，恰恰相反，她感觉非常有把握。她立即思索、品味这种失落的根源，很快，她弄明白了：一辈子的考试基本结束，也就是说，她今后很难面对什么考试了。考试对于杨青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刺激、一种享受。从小学开始，一路考过来，期中、期末、小测验，中考、高考、研考，她都像是满怀豪情的战士一样，左冲右杀，斗志（智）斗勇，酣畅淋漓地消灭了一个个试卷上的“对手”。以至于她研究生毕业留校教书后，每次考自己的学生，当看到学生展开试卷的绝望神情时，她都是充满了游击战的快乐。唉，如今，考完博士，难怪她会有失去目标的空虚感。

当一辆乳白色的奔驰轿车停在杨青身边时，杨青正漫无目的地推着自行车，考虑着是回家呢还是去旅行社打听一下去滨海市的旅游行情。

汽车喇叭刺耳地响了半天，杨青有些恼怒地扭过脸。车窗内，

一张烤熟的面包一样的胖脸正冲她微笑。

“杨青——”

“张……张海！”杨青认出了对方，“老同学，你怎么胖成这样啦！”

张海是杨青大学同学，上学时，张海是个衣着寒酸的穷小子，在追求杨青的男孩子中，杨青曾经因为张海的追求而感觉委屈——你张海也太不自量力了吧，自我感觉太好了吧？！真是蚍蜉撼大树，缘木求鳊鱼。

张海把杨青带到了刚开业的酒店。从被张海木头人一样拉上汽车，到走进这家闪着金属光泽的饭店，整个过程，杨青有任人摆布的感觉。饭店门口，两个戴着头巾，皮肤颜色让人联想到黑土地的印度人对他俩深深鞠躬，用清晰的汉语说：“欢迎光临——”穿过旋转的玻璃门，杨青听见汩汩的水声，声音来自于大堂中间足有两百米长的玻璃缸，里面的螃蟹、龙虾、蛤贝、鲍鱼悠然自大地喘着气，浑然不知它们身边，早已经围满了垂涎欲滴的食客。

尽管杨青知道，张海在故意摆阔，这在张海声音嘹亮的点菜声中就能充分感觉到了。在短暂的一顿午餐时间，张海的形象在杨青心目中彻底改变了。在见到张海前，杨青只记得大学时代每次见到自己的那个失魂落魄的清瘦男孩，自卑而且寒酸。但是，午餐后，张海的形象就是个青年富翁，豪气万丈，如日中天，气冲斗牛，牛×烘烘。——尽管杨青理智上鄙夷张海靠金钱获得的自信心，但是，这种积攒了很久的理智很快被艳羡的情愫冲击、冲淡、冲垮了。服务生的周到体贴的侍奉，光洁的餐具里珍馐的美味，都成了摧毁杨青理智的炮弹。

在独自一个人骑车回家的路上，杨青耳边回荡着张海的话语：



“我这次回来，已经注册好了公司，记住啊，给我打手机，这次不算请客，我一定好好请你出去玩一趟，海南、西藏、新疆——都是大学时代你想去的地方啊，你愿意去哪里都行。”毕业七年，杨青曾经多次想和丈夫——已经被提拔为正科长的金雨自费出去旅游，但是，每次都被金雨委婉地否定了。——“我们刚买完房子，要还按揭贷款，你读博士也要花钱……等读完博士吧，好吗？”杨青知道丈夫说得很有道理，可是，她其实很想很想每年多出去几次。她喜欢出门，当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时，杨青就感觉如同走进考场那样充满了刺激和挑战。在考场，可以任思维任意驰骋，在陌生的城市，可以任身心自由驰骋啊。

当杨青用沉甸甸的大钥匙开防盗门时，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她和丈夫似乎很久没有做那件事了，丈夫最近总是躲在书房，杨青知道，丈夫在上网呢。他们每个人有一个笔记本电脑，平时就约定好了，彼此不看对方电脑里的内容。可是，在杨青考试前，丈夫说怕影响她复习，自己睡到书房里了。开始，杨青还感激丈夫的体贴，可有几次，半夜她去卫生间，她看到丈夫紧闭的屋门漏出的一线光亮，隐约地听到丈夫敲击键盘的或疾或缓的声音。

杨青是工作后经学校的一位女教授介绍和金雨认识的，女教授的丈夫正好是金雨的领导。她选择金雨，有一个因素，那就是陌生感。太熟悉了就没有什么陌生、神秘的感觉了，吸引力也就无从谈起了。所以，大学四年的同学，对杨青都没有什么吸引力。和金雨相敬如宾地交往了一年，彼此都见了对方的父母，他们就举行了婚礼。金雨身材修长，英俊干练，是经常和大领导在一起的那种公务员。对此，金雨无比自豪。他把和他的主管副市长的合影放大成半面墙大小，挂在家里的客厅墙上。对此，杨青很不习惯。每次回家进门，

首先看到的是这幅照片，杨青感觉家里似乎永远拥挤了很多穿西装的陌生男人。但是，这张照片给家里带来的艳羡、吹捧之辞还是略微冲淡了杨青的不习惯。而且，丈夫每天津津乐道的总是机关里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开始，一直如井蛙一样只熟悉校园生活的杨青像听传奇故事一样，她为金雨每天游刃于如此让她伤脑筋的人际蛛网里感到惊讶、赞叹、敬佩。后来，虽然杨青的做听众的热情下降，但是，她已经隐隐感觉到金雨光辉灿烂的前程。

其实，从一开始，杨青对金雨的陌生就没有消除过，即使亲密接触后，杨青仍然对金雨有无形的距离感。

初夜的时候，杨青也激动了一阵子，然后，她就冷静地看着金雨在自己身上忙活，她也很惊奇自己——竟然冷静得像个旁观的局外人。不过，婚后的生活倒也很让杨青幸福：有个人陪着吃饭、聊天，夜晚听见令人惊悚的炸雷，她也不用害怕得蜷缩一团了。

杨青回家不久，丈夫金雨来了电话，询问了杨青考试的情况，告诉杨青他晚上不回家吃饭，然后就挂机了。自从半年前金雨被提升为副处长后，他的应酬就越来越多了。

此时的杨青脸蛋红扑扑的，那是刚才喝了红酒的原因。本来杨青从不喝酒，但是，也不知道这条防线刚才怎么没有起到作用，看到殷红的液体在晶亮的玻璃高脚杯里的诱人效果，杨青就有了很强烈的品尝欲望。张海几乎点了所有杨青知道的名菜：鲍鱼、鱼翅、大闸蟹……杨青忽然觉得，奢侈并不是不好的含义啊，相反，奢侈标志着成功，标志着地位，标志着自信，标志着自由自在，标志着随心所欲。看到自己昔日寒碜的同学如今出手如此阔绰，特别是这个人曾经追求过自己，而自己却没有高瞻远瞩、洞悉未来的慧眼，



杨青自然感到了一丝失败、失落、失意。

她走进书房，坐到电脑前，打开了丈夫的那个笔记本电脑。果然，丈夫的那个当初还是杨青为他申请的 QQ 密码改变了，杨青无法打开对话框。遇到这么个难题，杨青又有了迎接考试的那种亢奋。征服这道难题成了她最想完成的事情。家里的电话号码，丈夫的生日，他们的结婚日期……结果通通不对。杨青不由得焦虑起来，QQ 成了潘多拉盒子，越打不开，杨青就越好奇、兴奋、紧张。整个下午，杨青像动物园里发情的雌狮一样躁动不安。

大学是不坐班的，于是，在后面的几天里，杨青完全被这道难题迷住了，每天早晨，她故作平静地躺在床上，内心焦急地等丈夫去上班，丈夫关防盗门的咔嚓声消失不久，杨青就兴奋地爬起来，穿着睡衣，披头散发直奔书房。一周以后，在极度失望中的杨青忽然看到电脑旁的台历上，一个被红笔重重做了标记的日子，那似乎就是三个月前，金雨与大学同学聚会的日期啊。杨青翻开自己的日记本，迅速找到了这个日子发生的事情：老公大学同学聚会，很晚才回家，酩酊大醉……把这个日期排列一番后，密码终于很简单地被杨青发现了。

现在想起来，金雨是故意暗示自己这个密码的，只是，杨青当时没有察觉而已。

读完了金雨保留的所有聊天记录，杨青知道了，那个她猜测的女人的确存在。她的网名叫伊人，是金雨的大学同学，已经离婚，生活在北方的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。金雨和她就是从聚会开始联系上的。让杨青无法容忍的是，她后来与丈夫聊了很多夫妻生活的事情，言辞十分放浪、挑逗，而且，丈夫嘲笑杨青是“木头美人”，直看得杨青妒火中烧，义愤填膺，只想复仇。

杨青打开自己的电脑，进入了她曾经一度痴迷后认为很无聊的聊天室，故意给自己起了个“大学美人”的煽情的名字。转眼间，几个人的对话几乎同时闯进了她的对话框：

老二黑：喜欢E夜情吗，美人？

论持久战：想做吗？

私企老板：你好，做我的秘书好吗？

钥匙锁车里了：我有车，接你出去喝酒好吗？

青年儒商：您好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

杨青愣了一会儿，感觉只有这个青年儒商的发言还可以接受，就点了他的名字，打出了回话。他们聊了一些各自的年龄、爱好，杨青发现对方在读书方面和自己很接近，而且，他很能把握分寸，总能迎合杨青的观点。当对方询问杨青的QQ号码时，杨青迅速打出了自己的号码。很快，她QQ信息栏开始闪动，她点了接受，一个英俊的男子头像闪亮在她的好友框里，杨青心里涌过一丝喜悦。

杨青把自己遇到的烦心事一股脑告诉对方。儒商告诉她，他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，他的妻子爱上了她的上司，他发觉后，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——既然对方已经移情别恋，不如各自重新开始。机会永在，来日方长，幸福永远在前方。他就是在离婚后开始经商的，他成功后，虚荣的妻子后悔了——她已经被上司玩腻了——找到他，他给了她一笔钱，为他们的感情画上了个句号。

儒商平静的讲述，杨青的恶劣的心情开始缓和了。

张海打来电话，询问他邀请杨青旅行的事情，杨青告诉张海，她明天向学校请假后，答复他。

杨青买了很多菜，还特地买了丈夫最爱吃的梭子蟹，晚饭很丰盛，那鲜红的梭子蟹非常肥美，白色的膏脂溢出了身体，码在盘子里，



又好看又馋人。杨青平静地看着丈夫作惊喜状，她对丈夫的反应将信将疑了。大快朵颐总是让人心情不错。在拆吃螃蟹的过程中，丈夫很开心。丈夫这个晚上显得很热情，主动向杨青求欢，杨青被这种热情感染了，她的甜蜜的呻吟声像一只只咕叫的鸽子，落满了家里的各个角落。

杨青带着满足的微笑伏在丈夫胸前昏昏欲睡，恍惚中，丈夫说要写个材料，然后就把杨青的头轻轻放到枕头上。结果，半夜醒来的杨青，轻轻呼唤丈夫的名字时，她又发现了书房那刺痛她的光线与打字声。

转天，杨青又打开了丈夫的QQ，这回，丈夫留给她的是一片空白——丈夫删除了所有的聊天记录。杨青非常失望，她从心里嘲笑丈夫，可是这种嘲笑还是让她的心很疼很疼。杨青打开了自己的QQ，当她现身不久，儒商的对话就弹出来了：“这么巧，我刚来就看见你啦！”杨青很快地回话，她有些惊喜，因为，她很想把自己的苦闷讲给一个人听。

“网络上的男人，其实更像个猎手，眼睛闪烁者攫取的光芒——你也许觉得是一匹狼寻找小绵羊的眼光，可是，这又有什么不好之处呢？男人就是喜欢不断用满足女人虚荣的方式——靠金钱、靠权力——去征服女人啊。”儒商说。

“我反对！男人不爱护、保护女人，就不是真正的男人啊。”杨青说。

“呵呵，你太天真了，你的话很像小说里的语言。如果女人都像童话中的白雪公主那么纯洁可爱，超凡脱俗，我倒是会向王子的方向努力。可是，生活中我遇到的女人太让我失望了。”儒商说，“如果你经历过由贫穷变富有的过程，那么，世人，特别是有些女人的灵

魂你就看清楚了。”

“你以偏概全啊，不要因为自己被欺骗过一次，就说世界都是骗子。”杨青说。

“看来你很乐观啊，你很宽容你的丈夫。”儒商似乎故意刺激杨青。

杨青沉默了，的确，丈夫的行为的确使她绝望，她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。

“我不是宽容，我心里很乱，不知道怎么办。”杨青说，“我只是不明白，现在的男人都怎么啦，难道，从一而终就是女人的事情吗？这么不负责任，要婚姻有什么用？”

“其实，婚姻本身就是一根套马绳，野性十足的马被拴住了，它会稳定、驯良一会儿，但是，只要有机会，它就想挣脱的。人性是追求自由自在的，可是，非要用婚姻束缚她（他），这种束缚的程度，与文明的程度有关系。我相信，未来的婚姻如果抛弃传宗接代的目标，会更加给人以自由的空间。到那个时候，你就会理解，爱情其实就是性爱啊。”儒商侃侃而谈。

“我反对我反对！”杨青气急败坏地关了电脑，一下子把自己扔到床上。

杨青就这么一直直挺挺地躺着，她感觉到包裹她身体的阳光由温暖到清凉，屋内的光线也开始昏黄。肚子咕咕噜噜叫唤的时候，丈夫金雨回来了。她感觉金雨走近了，然后把手背放到她的额头上：“不舒服了？”金雨问她。她抬起头，故意微笑一下，说：“我很累，就睡着了，现在我想吃东西。”

金雨叹了口气，脸上的微笑消退了，金雨说：“走吧，我们到外面吃饭去，我明天出差，要去五天呢。”

当杨青在阳台上看着金雨钻进一辆出租车，她回身拨通了张海

的手机：

“明天我们去滨海市，你去订机票吧。”

杨青也不明白，她为什么选择去滨海市，也许她怀着侥幸心理，想和金雨不期而遇？她也难以说清楚啊。

第一次坐飞机的杨青还没有来得及从白云之间俯瞰地面的景致，晕眩就使她紧闭了双眼，胃里翻江倒海一样，她身体软绵绵地靠在张海肩头，双手把张海的胳膊都攥疼了。

张海选择了一家海边的宾馆，开了两个相邻房间，房间的窗户面对渤海，夹杂着淡淡腥气的海风钻进杨青鼻孔，让她感觉舒服多了。

晚饭后，杨青在浴室里洗澡。她仔细地从浴室的大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的身体。洁白的泡沫包裹着的肌肤，就像刚包开壳的荔枝一样晶莹。

张海说明天他们应该去这个城市最著名的天然海滨浴场游泳，于是，张海陪她在宾馆里买泳衣，各式各样大胆开放的泳衣令杨青眼花缭乱。迟疑之间，杨青选了件白色的，当她拿着包装只有烟盒大小的泳衣时，她似乎想象出自己洁白的身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情景，很多男人在贪婪地打量她，她的心扑腾扑腾地跳得厉害。接着，他们走进了宾馆顶楼的舞厅。当服务生为他们打开舞厅厚重的大门，舞厅内嘈杂的声音，剧烈闪烁的灯光，动感十足的音乐，若隐若现的疯狂的人影，像猛兽一样一起扑过来，令杨青脚步迟疑。

第一次一个人睡在陌生城市的宾馆里，杨青有些少谙世事的兴奋。她站在窗前，潮湿闷腥的海风黏黏地拂过脸颊。此时此刻，她很想和张海聊聊，刚才在舞厅里，她觉得张海成了她唯一可以信赖的人，他体贴地保护着她，她的舞步有些笨拙，而他则是循循善诱，

他巧妙的引导掩饰了她的生疏，以至于她感觉自己开始喜欢上了跳舞，紧张的感觉也无影无踪了。后来，她几乎贴在他的胸前，清晰地闻到了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道。他粗重的呼吸使她心里痒酥酥的。

杨青舒展开身体，躺在幽暗的灯光下。台灯像个无聊男人一样肆无忌惮地注视着杨青身体裸露的部分。她的头对着墙壁，如果此时张海也躺在床上，那么，他们之间的距离，仅仅有一堵墙的厚度啊。

站在沿海的公路上，杨青一下子被远处海水中身着色彩绚丽泳衣的点点人影吸引住了。她和张海迅速换完衣服。尽管在偶尔粘过来的陌生目光里，杨青时不时地抻抻泳衣，她很快还是变得自然了。白色的细沙已经有些微热，熨着脚心，很柔软，很舒服。杨青把张海租来的泳圈套好，抓着张海的手，满脸惊喜地下了水。张海的手托住她的腹部，把她慢慢向前推。一个海浪涌过来，杨青尖叫一声，感受着海浪在胸前的撞击。此时，张海是她唯一信赖的人了。他们在海水里泡了很久，张海把杨青轻轻抱住，告诉她如何呼吸，如何划水。杨青感觉自己真像个童真未失的小女孩。

他们在路边的烧烤排档吃的晚饭。被海水泡去脂粉的杨青显得健康自然。啤酒的金黄色液体倒进玻璃杯，让杨青非常想畅饮一翻。他们周围的白色塑料椅子，已经坐了很多食客，大家来自天南海北，谁也不认识谁。这让人感觉很奇妙，也许，这就是所谓在喧闹的人群中的孤独吧。酒精在杨青的身体里像墨水滴在水里一样，迅速扩散，杨青感觉，脖子、嘴唇、手指、脚趾，都有些奇特，有些发胀，大脑非常兴奋，总想笑。她想起李白的诗句：古来圣贤皆寂寞，惟有饮者留其名。她开始喜欢起这种微醉的感觉了。

回到宾馆，杨青被张海拥着走到房间门口，杨青在张海的房门前停下脚步。张海右手窸窸窣窣地摸索着打开房门。屋内已经漆黑，



房门发出一声闷响，被重重地撞上。他们默不作声地突然抱紧对方，笨拙地寻找对方的嘴唇，像饥饿的婴儿寻到了母亲的乳头，两个人的双唇贪婪地咬合在一起了。他们的手慌乱地在对方身体上游移。“我们一起冲凉吧……”杨青呢喃着。她的心里，早已被一种对狂风暴雨的渴望占满了。杨青觉得，自己似乎是个奇特的昆虫，身上无数层的坚硬的壳子被身体一个个胀裂，抛弃，每次蜕变，都让她感觉是一次飞升。心中忽闪而过的对自己的惊诧，像个无助地站在遥远的角落哭泣的孩子……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杨青才看见自己的裸体伏在张海的胸前，但是，就如同夏日骤雨短暂的凝滞，没等人们从发愣中清醒，更猛烈的雨点被狂风裹挟着又自天而降。

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，但是，两个人都没有察觉，他们都疲惫不堪了。杨青用手指梳理一下凌乱蓬松的头发，靠在床头，点燃一支香烟，很蹩脚地把烟雾吐向空中，此刻，她对自己忽然感觉十分好奇，她的头脑中想象自己现在一副堕落女人的样子。张海走出去，为杨青倒了杯水，拍拍杨青的肩膀，用手指指卫生间，然后转身走了进去，一会儿，杨青听见了“哗哗”的淋浴声。

后来，杨青对这个夜晚一直怀有复杂的回忆。这是个从哪个角度都让她难以忘记的夜晚，她觉得，自己这么做，也许不是为了报复金雨。但是，后来的事情把杨青从山顶一直扔到大海一般。她宁愿相信自己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金雨了。

当杨青的香烟抽到一半时，她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声音，这声音着实吓了她一跳，——是张海衣服里的手机响。迟疑了片刻，她还是把手机掏出来，手机的声音忽然增大了，像被捂住孩子啼哭的嘴的手忽然松开一样。她想喊：“张海，你的电话！”此时，张海已

经听到了声音，慌张地从卫生间探出头：“别动！杨青，我来接！”杨青无意当中还是看了一眼显示屏。显示屏散发着刺眼的蓝光，来电显示的号码让杨青惊呆了，她万万没有料到——竟然是她丈夫金雨的号码！而且，手机号码前的区号显示，金雨就在这个城市里！！杨青惊恐诧异地凝视着张海。看到杨青震惊的神情，张海呆愣住了。此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停止了。

接下来，是漫长的尴尬的沉寂。

“告诉我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！”杨青终于开始质问了。张海慌乱的神情让杨青忽然明白了什么。

“你只要告诉我，金雨怎么在这个城市？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在一起？”杨青在喊叫。

张海低下头，不敢和杨青对视。

“他知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？说啊——”

张海走过来，伸手想拉住杨青，杨青忽然跳下床，开始背过身子穿衣服。

“杨青，你听我说，我真心喜欢你啊！”张海开口了，“我告诉你，我都告诉你，好吗？”杨青退到窗户边，软软地坐在了沙发上。

张海用低沉的声音，在杨青的啜泣里，坦白地告诉了杨青一切。张海的讲述让杨青如同在听一个恐怖故事：

杨青不知道，丈夫那个时候已经是个很有权力的人物了。很多商人每天要排队宴请金雨。张海要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，金雨掌管着一块金子一样的地皮。张海打听到金雨的妻子就是自己昔日的大学同窗时，他也开始宴请金雨，给金雨送钱。在金雨很信任张海的时候，张海才告诉金雨自己和杨青是同学关系。后来，在他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金雨告诉张海，他早就想和杨青离婚了，金雨觉得，

杨青毫无趣味，简直是个木头美人，可是，他十分怕杨青胡闹，影响了自己的仕途——杨青与他的婚姻是一位领导干部的夫人撮合成的。当张海告诉金雨，自己大学时代曾经追求过杨青时，金雨忽然想出了个办法——让张海追求杨青，让杨青主动提出离婚。金雨上网故意留下一些暗示，也是为了让杨青醒悟。杨青与张海的交往金雨都是知道的。

“这几天，我们每晚十二点准时通电话，今天晚上，我忘记了时间。”张海说。他看见杨青在哭泣。

“我得走了……”杨青恍惚地站起身。张海拦住了她。

“别走，杨青，我真心爱你，我没有瞒你，一会儿他还会打电话——你马上知道我没有欺骗你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当场拆穿他好吗？”张海哀求着。

“你闪开！我得走！”杨青闪着泪光的眼里喷射着愤怒，“我不会爱你的，我这么做，就是报复金雨的外遇，你懂吗？！”

“是不是太荒唐了，连我都觉得你的丈夫太可怕了。”张海喃喃自语。

杨青冷冷地推开张海，缓慢地走到楼道，在屋门被她摔上的时候，她似乎真的听见张海的手机又响了。

杨青回房间收拾好提包，然后开始在卫生间洗浴。她把水流调到最疾的程度，用烫人的清水冲淋全身，一遍又一遍。然后，让自己静静地在黑暗中坐了很久。张海几次来敲门，她都没有理会。她在凌晨的时候去了火车站。她现在渴望能够尽快回到自己的学校，尽快去面对自己的学生，忘记所有该忘记的事情。

后来，杨青发觉自己对男女的情欲忽然冷漠了，她觉得，这种